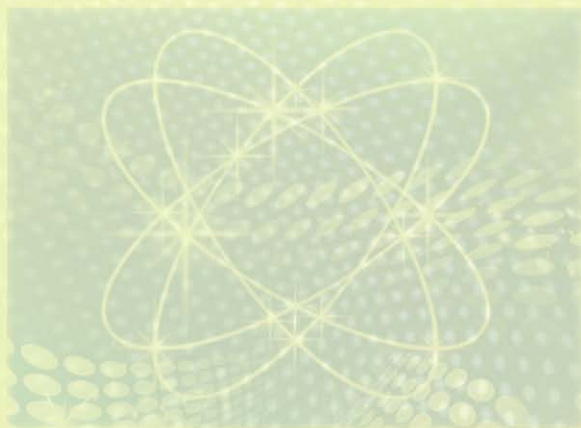


权力意志

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





《权力意志》译者说明

“权力意志”一词，是尼采自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以来为自己的“未来哲学”提出的中心概念。说到这里，不妨插上一句。德国确是哲学的国度，德意志人确是哲学天才。不仅崇尚，而且有创造“未来哲学”的强烈欲望。在尼采以前的费尔巴哈就把自创的“人本学”称之为“未来哲学”并为此写有一本专著——《未来哲学原理》。尼采从未理会过先前的这位哲学大师，而他们的心志却是一模一样的。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完成于1885年，这以后他便有了撰写一部力著的念头，陆续写过几个写作提纲，定名为《权力意志——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》。1886年，他为这部力著撰写了序言，这就是《超善恶——未来哲学序曲》。这是一部十分精彩，也十分完整的著作，只是因为思想奇绝、用典过多，且杂有众多的古希腊文、拉丁文等不易被一般人了解的“地雷阵”，所以百年来没有中文本问世，十分可惜。其实，尼采在有了这一念头的时候，就十分明确地制定了他要向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价值观开展“总体战”的宏大计划。可说是雄心勃勃，不可一世。但是，这么庞大的使命能够完成吗？敢闯禁区，这本是一切新发明、新发现的必由之路，然而人类历史长河中积累的



众多价值观，有的可以否定，有的则是不可以否定的，这个道理显而易见。但是，后期的尼采，则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。在完成《超善恶》之后，这场大战便开始了。他对所设想的“未来哲学”——权力意志是这样如诗如歌般地描述的：

你们也知道我头脑中的世界是什么吗？要我把它映在镜子里给你们看看吗？这个世界是：一个力的怪物，无始无终，一个坚实固定的力，它不变大，也不变小，它不消耗自身，而只是改变面目；作为总体，它的大小不变，是没有支出和消费的家计；但也无增长，无收入，它被“虚无”所缠绕，就像被自己的界限所缠绕一样；不是任何含糊的东西，不是任何浪费性的东西，不是无限扩张的东西，而是置入有限空间的力；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那种“空虚”的空间，毋宁说，作为无处不在的力乃是忽而为一，忽而为众的力和力浪的嬉戏，此处聚积而彼处消减，像自身吞吐翻腾的大海，变幻不息，永恒的复归，以千万年为期的轮回，其形有潮有汐，由最简单到最复杂，由静止不动、僵死一团、冷漠异常，一变而为炽热灼人、野性难驯、自相矛盾；然而又从充盈状态返回简单状态，从矛盾嬉戏回归到和谐的快乐，在



其轨道和年月的吻合中自我肯定、自我祝福；作为必然永恒回归的东西，作为变易，它不知更替、不知厌烦、不知疲倦——这就是我所说的永恒的自我创造、自我毁灭的狄俄倪索斯的世界，这个双料淫欲的神秘世界，它就是我的“超善恶”。它没有目的，假如在圆周运动的幸福中没有目的，没有意志，假如一个圆圈没有对自身的善良意志的话——你们想给这个世界起个名字吗？你们想为它的一切谜团寻找答案吗？这不也是对你们这些最隐秘的、最强壮的、无所畏惧的子夜游魂投射的一束灵光吗？——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——此外一切皆无！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——此外一切皆无！

在这时期的书信往还中，他时时不忘这一写作计划。不过，他的精神已成放射态势，趋向白热，这一期间他先后撰写的作品达七部之多（《道德谱系》、《瓦格纳事件》、《狄俄倪索斯颂》、《反基督徒》、《看哪这人》、《尼采驳瓦格纳》、《偶像的黄昏》等），信件多达420余封。至于他的伟大计划，直至精神崩溃也终未成书，只留下如本书所收的一千余节散篇。尽管他没能（也不可能）完成对一切价值的重估，但他昔日驰骋的战场，景象却十分壮观。可以说，除了经济学以外，他的哲学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的一切主要学科。就哲学来说，涉及古希腊哲学、德国古典哲



学及欧洲近代哲学；就政治来说，涉及悲观主义、虚无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社会主义；就历史来说，涉及古希腊、罗马、中世纪、古印度乃至中国（当然肤浅得很）；就文学艺术来说，涉及小说、诗歌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塑、戏剧；就宗教来说，涉及基督教、犹太教、宗教改革、佛教和伊斯兰教；此外，还涉及到生物学、生理学、心理学、进化论、细胞学、动物学、人类性学、遗传学、种族论、犯罪心理学、精神分析学、语言学、语文学、美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医学等学科。其中涉及的历史及现代人物竟达近400位……其述及范围之广、立意之深，不能不说是惊人的！但是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他不是“太阳”，他“疯了”，就像一颗堕入浓密大气层的天外流星，殒灭前留给世人那夺目的一闪——神奇、瑰丽、可怖……

此书成为现在的规模，始于1889年，是由尼采的妹妹伊·福斯特-尼采和彼得·加斯特编辑的版本。但是，编者因某种目的，另编了一个不是由尼采本人编定的目录，打乱了原稿的顺序，定名为《权力意志——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》。德国学者有一种看法，认为这部书的出版，为法西斯主义全面采纳尼采思想“铺平了道路”，是尼采之妹对尼采的“作伪”和“滥用”。

二战以后，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名城魏玛，第一件事就是查封了设在那里的尼采档案馆，这道理不言自明（直到两德统一后的1992年才又恢复开放）。尼采顿时被压在了战争废墟之下，不见了声息。直到战后13年以后的1958



年，才又有一位老资格的尼采专家卡尔·施莱希塔出来为尼采正名，这就是那本题为《尼采事件》的小册子。这位教授1904年出生于维也纳，早年在尼采档案馆当过编辑。在他编写的《尼采文集》中，首次把《权力意志》恢复了遗稿的原貌——取消序号，按时间顺序，依次编排。应该承认，他做了一件好事，可是此举也遭到别的专家的非议，说好端端的一部书，被他拆得七零八乱，不成了体统。所以，一方面有施本发行，同时也有原本的问世。不过，应该指出的是，遗稿尽管恢复了原序，那里面的内容却没有一字的改动。而施莱希塔却不大愿意提“权力意志”一词，不承认尼采有什么“代表作”，只是说尼采哲学不是有体系的，而是由许多概念组成的，譬如，“超人”，“伟大的日午”，“永恒轮回”等等。他认为，硬要拼凑一部代表作的做法，是对尼采思想的“最大歪曲”和“滥用”。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？如果从尼采身上抽去“权力意志”，尼采也就不成其为尼采了，“唯意志论”之说就成了无稽之谈，尼采哲学有其成功、惊世的一面，也有害人害己、误导的一面。尼采的意志是压倒一切的，正像“德国高于一切”一样，他的光辉与黑暗都系于这个意志，而这意志却是反辩证法的。读者可以透过迷雾，细细加以品味。

本书根据1925年Mussarion Verlag版的《尼采全集》附录，按照那里提供的“序号——写作年月对照表”，重新作了编排，并且在每节的右下方加上了写作时间，以便阅读。另外，在这1067节中，施莱希塔本删去了6节，说



“有问题”，但没有说明倒底是什么“问题”。这次把这几节附在其后，供读者参考，其实这几节是不应该删去的。

末了，再谈谈“权力意志”的译名问题。

“权力意志”一名的产生，在中国也有一个逐渐统一的过程，最终才定名为“权力意志”。应该说这个命名还是比较准确的。1986年，在中国译界和学术界出现了另一个新译名——“强力意志”，虽然并未被全部接受，但是影响颇大，就在近期出版的《圣哲全传》“尼采”条目之下，仍采用此说。那么，到底是用“权力”呢，还是改称“强力”呢？译者认为，原来约定俗成的译名，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。应该看到，尼采并非是不谈政治的，并非是孤独的“圣哲”。他对俾斯麦一手缔造的“第二帝国”虽无异议，但对此后20年中俾斯麦所施行的一系列内外政策，则深为不满，并斥之为“平庸”。他所崇尚的是“权力”，甚至是“强权”，是压制、统治之权，而且有明显的种族色彩。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。

译者

1999年7月6日晨于北京



《尼采后期思想文集》译序

2000年是德国哲学家尼采逝世的百年祭。这位在历史上一波三折、大起大落的名人，到今天，国内国外，都还没有定评。也许随着这《尼采后期思想文集》的问世，对此能有所补益，这就是拙译的根本目的。

尼采是哲学家吗？——这好像不成其问题，工具书中无一例外都是这样注明的——德国哲学家。可是，1985年冬，在一位德国朋友家中，因着手翻译《权力意志》偶与凯泽斯劳滕大学副校长克劳斯·兰特弗里特教授闲谈，他说“尼采并不是哲学家，而是个音乐家。”当时，我确实感到愕然。后来，我国出版了《尼采散文选》，内中选译的内容全部是摘自尼采的主要著述。这说明尼采的东西也可以视为散文……其实，据译者近20年译述尼采著作所得的浅见，这些看法都对，却是不全面的。尼采之哲学，是以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外观，以当时他所能了解的各学科为内容，以冥想与思辨为论述方式的新式哲学。它是对以往概念推理式的哲学的一种反叛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清算和终结。就像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现代派绘画毁掉了真正的美感一样。近日报载，毕加索以其情妇为原型的《端坐花园的女人》，在纽约以4950万美元的高价拍卖成交，但那样面容的女人



怕是连作者也不会去爱的。尼采的哲学也可以说是哲学的现代派，之所以难读、难译、难于置评，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。恕我直言。

他的哲学主张到底是什么呢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不妨让我们来大致追溯一下他的思想发展过程。尼采的处女作叫《悲剧的诞生》。据他自己说，此书腹稿产生于法国东北部的梅斯城下隆隆的炮声中，这就是爆发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。尼采当时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已提升为正教授，普法之战本与他无关，他却投笔从戎，跑到前线当了志愿看护兵。这一情节从未见于他的叙述，别处亦找不出有关解释。但起码这位哲学家是双手赞成这场战争的。梅斯城是通往巴黎的要津，占领此城之后，普军便可长驱直入，最后连拿破仑三世都成了俾斯麦的俘虏。不过尼采却没有跟着打到巴黎参加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庆典，他本来就多病的身体，因患痢疾而被遣送回校，于是诞生了这部处女作。这部书中，他发挥作为语文学家的特长，论起了古希腊悲剧。不过，依这个题目他首次提出了像“二律背反”似的一对古希腊神仙，一是太阳神阿波罗，一是酒神狄俄尼索斯。对这种宏论，连德国学者都认为并非古希腊就有过此说，而是出于尼采的发明。循此线索往下看，阿波罗终其一生再未出现，而只有酒神狄俄尼索斯与他相伴到死。酒，可令饮者发狂。似乎可以称尼采为狂人哲学家。到了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问世，酒神换成了古波斯教主的面目，一变而为“超



人”，于是从传说中的神祇，一下子跃升为人类的新主宰。一般论尼采，多以这部寓言体著作作为代表作。其实，再往后，譬如拙译收入的后期三部作品，我们才能从中进一步发现他思想的真谛。这就是“超善恶”——“永恒轮回”——“权力意志”、“重估一切价值”。他不仅重估了宗教、历史、哲学（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）、文学、音乐、道德、种族乃至犯罪学、女人的价值，而且，最重要的是重估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妇女解放等一系列进步思潮的价值，提出了恢复君主专制主义（及至奴隶制）、强权（权力）、征服世界、建立千年帝国的政治主张，充分显示出古代日尔曼民族（或雅利安种族）的粗野、蛮悍、尚武、攻城掠地的特性。他的哲学阐述始自普法战争前线，终至俾斯麦首相被罢黜前夕。发展到最后，他连骄横的年轻皇帝和缔造第二帝国的俾斯麦首相，也不放在眼里了。于是，他的哲学就远远超出了哲学的范畴，突进到了政治领域，而且急不可待，他终至精神最后崩溃……

以上综述并非译者杜撰，而是尼采后期三本著作带给我们的启示。我们要正确地评价一个思想家的优劣，必须考察时代背景和本人的经历，不然必要走弯路，甚至产生偏颇乃至谬误。如果顺着上述脉络走下去，那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漫卷德国的尼采热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法西斯（乃至意大利法西斯）头目对尼采的推崇备至，就不会感到奇怪了。虽然尼采对后世发生的事变可以不负责



任，但后世的人之所以唯独推崇尼采，总有道理在其中。这就是民族意识在暗中起作用。正像中国有个不死的阿 Q，日本有个从不认账的武士道一样，德国则有它的尼采。这些民族意识有时就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后人。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，都有其两面性。尼采也是一样，不然，他怎么会招致那么多的研究者的目光呢。

尼采说“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”。就生命而言，撇开弱肉强食的一面，这与我们《周易》中所说的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不是十分相似吗。（但并不完全相同，中国人是主张“天人合一”的，我们“自强不息”，就是“替天行道”，而且要是“君子”，不可是“放浪形骸”之人）。尼采虽然反对德国古典哲学所说的“理想”、“理想主义”，其实他自有自己的理想。尼采有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，蔑视一切权威的批判精神（估不说是都对），因此，对世上的有识之士、有志之人都会带来刺激，像“兴奋剂”一样。所以，在黑暗的旧中国的不少思想家中，引起了很大反响，鲁迅先生便是其中追踪尼采为时最长的一个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当时拥有的材料恐怕还仅限于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不太可能读到本文集收入的三种。如果当时他真读到这三种，恐怕早就不会那么推崇尼采的奋斗精神了。奋斗，总有其目的。更要提出的是，尼采并非为“全人类”着想而去反对人的平庸、蜕化、变质的，而仅限于他的“雅利安——日尔曼——德意志”。我



们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似乎存在一个不小的误区，以致有意无意（也许是出于好意）要使尼采脱离尘世，脱离政治，这种“正名”其实是不可能的。正像要把“权力意志”改译为“强力意志”是行不通的一样（恕我直言）。

关于尼采评价问题，德国研究界的观点比较微妙。第二次大战中尼采之名随纳粹的崇拜而扶摇直上，因此，前苏联对尼采的评价，从首任驻华大使尤金编的《简明哲学词典》（1955）中就可以一目了然——“极端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，资产阶级剥削和侵略行为的公开辩护者，法西斯思想家的先驱”。这里的限定词用的都是最高级。所以1945年苏军攻入魏玛时，首先战领并关闭了设在该城的、由尼采之妹于1894建立的尼采档案馆。馆长，福斯特-尼采的表弟奥勒尔少校被逮捕，被判刑到西伯利亚劳改，后因病饿死在离档案馆不远的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。就此昔日红得发紫的尼采档案馆一直尘封达52年之久……

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，东西德统一，该馆遂于1992年11月宣布重新对外开放，1994年由尼采之妹汇编的《权力意志——重估一切价值》一书按原样重新发行。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。看来，德国人对这位哲学天才是不忍舍弃的。二次大战使德国一败涂地，尼采之后，尼采之书，埋在瓦砾堆里长达13年，当时德国人忙于恢复，忙于重建，来不及。但是到了1958年，老资格的尼采专家卡尔·施莱希塔教授（他如果是在世，该是99岁的高龄了）首次推出了《尼采事件》一书，开始为尼采“正名”。他在该



书《序言》中断言：“灾难性的尼采神话是建立在尼采遗稿上面的，确切地说，是以不负责任的汇编遗稿为基础的；特别是以所谓的“权力意志”为基础的。《权力意志》不是尼采的著作。”从本文集收入的三本书中，情形恰好与此相反。毋庸赘言，如果舍弃了“权力意志”，也就没有了尼采，当然也就没有了希特勒之流的“滥用”。施莱希塔恐怕是有几分强词夺理的。可是，另一方面，从施莱希塔俟后出版的《尼采文集》来看，除删除5节之外，全文则按时间顺序刊出了《权力意志》一书收录的绝大部分遗稿内容，且一字未改。因此，施莱希塔此举可以反证《权力意志》一书确为尼采所写，只是去掉了尼采之妹福斯特－尼采的汇编次序和强加的“目录”而已。拙译《权力意志》，系按施氏原本，参照旧版原本译出，读者可以从中细细体味。尤其是尼采生前定稿的《超善恶》一书，更为“权力意志”的有无，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。

当然，我们不可对尼采一概否定，那也不是应取的科学态度，他的勇气和创造精神是可以批判地汲取的；他在重估一切价值时发出的若干夺目的智慧火花，还有待发掘和研究。但是，他的负面影响颇大，也是事实，历史无法否认。

最后，顺便提一下关于尼采对“女人”的论述。1985年一期《明镜周刊》论述瘟疫的文章中确切证明，尼采虽患精神崩溃症，但却死于性病（梅毒），他是德国名人中死于此病的一个。可以说，尼采常以酒神为崇拜偶像，甚至



以放荡不羁的萨蹄尔自比，并非虚饰，而是实言。这一节，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取的，尽管他也尖锐地指出了女性本身的弱点。

拉拉杂杂写了许多，算不上是对尼采的评价。“我罪我言，是存明哲。”谢谢。

译者

1999年11月24日于北京



目 录

Contents

《尼采后期思想文集》译序	1
《权力意志》译者说明	1
权力意志(遗稿)	1
权力意志(遗稿补遗)	680
尼采年表	683
参考书目	687
《权力意志》后记	693
《尼采后期思想文集》跋语	696



权力意志（遗稿）

人类怎样才能被提升到其显赫状况和权力的顶峰呢。思考这一问题的人首先须要明白，他本人一定要置身于道德之外。因为，从本质看来，道德的目的与此相反，它要阻止或摧毁那种向着显赫方向的发展。因为，实际上这种发展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，以致出现一种逆流是自然的。弱者、娇生惯养者、平庸者必然群起抗拒生命和力的光辉，为此，他们必须对自身作出新的估价，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，可能的话，摧毁生命。因此，就道德蓄意制服各类生命而言，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惯用语。

[1888年1月至秋]

人的内向化。鉴于和平的实现和社会的建立，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发泄，就试图以幻想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，于是内向化应运而生。对敌意、残忍、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，即“倒退了”；贪婪和征服处在认识的意愿中；艺术家现出了衰退力和说谎力。因此，欲望变成了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。等等。

[1883—1888年]



康德说 “对维利伯爵的这些话（《论快乐和痛苦》1781年）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：驱使_人前行的_{惟一}原则_{乃是}痛苦，痛苦_{高于}快乐。快乐_{不是}肯定的_{精神状态}。”^①

[1883年夏至秋]

当今的_{奴隶制}：是野蛮的表现！_{奴隶为之劳动的}奴隶主在哪里？人们不必总是期待两个相辅相成的社会等级并存。

利益和享乐是生命的_{奴隶理论}。“赞美劳动”，这是奴隶对自身的美化——因为他们没有_{闲适}的本事。

[1883年夏至秋]

我们的时代，由于它不分青红皂白，一心要消灾免祸，所以它是_{穷人}的时代。我们的富人——_{他们}成了穷光蛋！一切财富的_{真正目的}被忘得一干二净！

[1883年夏至秋]

我们的苑囿和宫殿的实质（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也就是追求一切财富的实质）就是：把_{混乱和卑鄙}置诸脑后，而给_{灵魂这个贵族}营造一个_{安乐窝}。

当然，大多数人认为，那些优美安逸的东西使他们赏心悦目之际，他们的天性就更高了一层。因此，要去意大

① 书的标题和引文系意大利文。——译者